

第四卷·小说集

沙汀文集

SHATING
WENJI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TING WENJI



沙汀文集

第四卷 · 小说集 ·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济生

封面设计：袁银昌

沙汀文集

第四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75 插页 精7平4 字数 304,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50册(内精装670册)

ISBN 7-5321-0097-9/I·67 定价：平装4.85元

ISBN 7-5321-0223-8/I·176 定价：精装7.90元

17207109

第四卷说明

本卷共收短篇小说十五篇、长篇小说一部。全都写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以后，至新中国成立之时。这四年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民心所向和作者的思想，是贯穿所有作品的中心主题。

《呼嚎》、《意外》、《生日》、《钟傲》、《医生》和《炮手》六篇选自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沙汀选集》第一卷；《范老师》、《催粮》、《烦恼》、《选灾》、《酒后》和《减租》六篇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沙汀选集》；《苏大个子》选自上海新群出版社一九四七年版短篇小说集《呼嚎》；《李虾扒》直接选自刊物（原载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人世间》月刊复刊第五期）；《退佃》选自上海海燕书店一九五一年版短篇小说集《医生》；《还乡记》选自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沙汀选集》第二卷。

以上作品的文字均经作者和编者校订，有的在文字上有较大的改动，但内容不变。

编 者

一九八七年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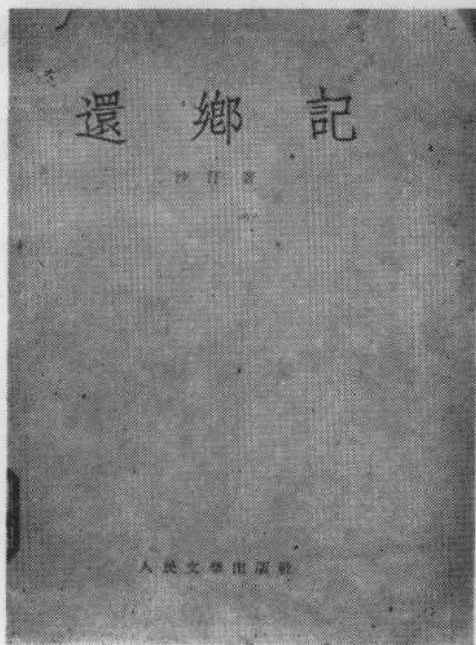
作者近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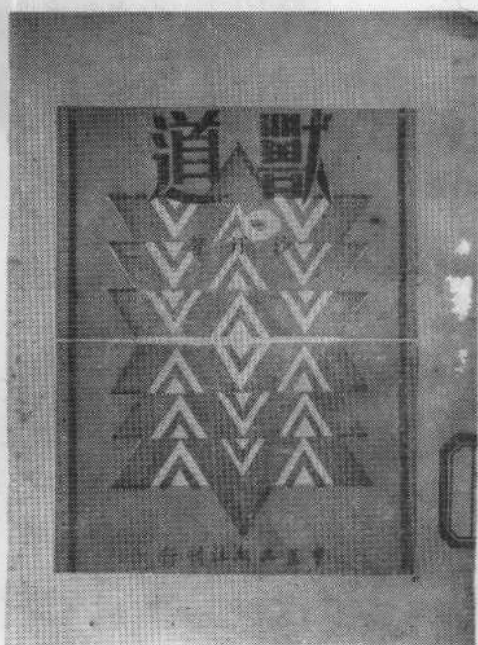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一年三月在东京出席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紧急会议期间与日本艺术家内山嘉吉夫妇在一起。

作家书稿手迹

仰竹南門抄某卷，有个有基，经考
 穿依石息，推心似文，兵既偏为不
 满，信保去加以疑迹，保去从未也
 很不满，立刻就叛了。但口未至
 未实行，因对包要叛动了，保去差
 应每次下时帮助存保一在忙
 了。这不是地穿出不受，但和保去的
 在，在抽丁的时地叫收为的有反
 言白到两个老定人未，再由保去不
 人未找过叛去直到胜利时才停止



一九五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封面



一九四六年四月群益出版社
版本封面

第四卷 目 录

范老老师	1
呼嚎	16
苏大个子	30
催粮	44
烦恼	56
李虾扒	67
意外	79
生日	89
钟傲	101
选灾	111
医生	122
酒后	132
退佃	142
炮手	152
减租	162
还乡记	173

范老老师

范纯嘏范老老师，算是这天的第三次，他又走向邮政代办所取报去了。

自从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范老老师总是亲自去取报的。但是，象这样一天三次、四次地跑去取报，却是最近才有的事。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五六天前，邻县一个做黄金生意的，由成都回家，经过这里，在一家茶馆里休息下来。而在坐定之后，两三个认识他的，端了茶碗，围过去了。而且，正如目前每个偏僻所在的人们那样，他们开始连连发问：物价跌点没有？内战打不打得下去？于是那汉子宣称：成都物价大跌，因为和议已经成功，内战停止打了！

这时候，范老老师正在那里，于是不管认不认识，他立刻快步地走过去。

“请问，这是哪天的事情呢？”他问，现出孩子般的惊喜。

“我走的头一天。十二号夜里，成都放了好多炮啊！……”

由于那金客说的，正和他自己的想望一致，而且，不仅感情上一致，认识上也一致；而且曾经把这个当作预言，一直宣称：内战一定打不下去！因此，范老老师立刻把它当成新闻，

逢人便公布了。又正如对待日本投降的消息那样，算作提倡，他还第一个买了鞭炮来放。

然而，五六天过去了，他连十三号的报纸都看过了，事情却还没有得到证实。……

当他走到代办所的时候，已经半下午了。那是一处单间铺面，兼做香烟衣线之类的杂货生意。老板叫朱问樵，沉闷偏狭，又瘦又长，生着两片漫画式的肥大嘴唇。象他自己说的，是个学而未成的人，平素十分尊敬范老老师。然而，正因为那一个人人欢迎的消息没有得到证实，杂货老板的尊敬，忽然减了等了。

朱问樵首先歪起嘴角一笑，接着又叹口气，最后张开漫画式的大嘴打个呵欠。

“这个时候怎么还会来啊！”呵欠之后，朱问樵漫声说。

“唉，”范老老师叹息了，“这个邮政真太糟了！”

“待遇好菲薄啊！”朱问樵似笑非笑地接着说。

“问题就在这里！”范老老师大声说，精神振奋起来。

接着他在柜台边坐下，把烘笼放在怀里，烤上双手，说了一大篇话。而正如每一个怀有心病的人那样，他的话全都绕着这个问题：内战！因为由他看来，内战不停，邮政从业员无从加薪；即或加薪，也决不会追得上物价，因而只有和平实现了才真正有办法。

“他们有些人倒还笑我呢！”他加上说，“你看，现在哪一界人不希望内战停止？”

朱问樵差一点笑出来，觉得老头子发昏了；但他抑制地懒懒说：

“道理哩，当然是这样啊！”

“你这一说！……”

不满地车车身子，老老师见怪了。

“这不正是道理。这也是事实呢！”他站起来，走向柜台边去，耐心地紧接着说，“比如说，打仗要钱，钱不够就拚命印钞票，钞票一多，物价自然要涨，所以只有和平……”

“这个话你早就说过了。”避开视线，朱问樵插嘴说。

“那么你又认为我说的对不对呢？”老老师逼着问，目不转睛地望定对方。

“对，自然对啊，……”

朱问樵说了句半截话，于是意味深长地笑起来，又故意擦擦漫画式的大嘴。因为他是知道老老师的心病的，而且知道近来有人在背后嘲弄他，而若果他补足他的话：对自然对，也没有一个人希望内战，可惜还在往烂处搞啦！这就等于是踩痛足，太使人难堪了。

老老师败兴地叹口气，没有再说甚么。他可能走掉的，他没有这样做。

“十二号报上说，重庆十几家杂志，在联合反对了！”沉默了很久很久，他忽又自言自语地说，“各界人民也在召开大会反对，拿这几点看呢，可能性也并不小啦。”

朱问樵没有张声。因为同样的话，他前天就听过了。而且认定老老师是在解嘲。

“近来的消息，也太不一致了！”停停，老老师又感慨地说。

朱问樵依旧没有应声；而且，显然感觉厌烦似地叹了口气。

“总之啊，”最后，老老师忽又强笑着站起来说，“又看四十五的报上怎样说嘛！……”

于是这个素重礼貌的老人，头也不点一下，就提起那只喷黄透亮的烘笼走了。

很显然的，他是生了杂货老板的气。因为就在前两三天，朱问樵还是支持他的，把他的话看做真理；但他现在竟也做了旁人的尾巴了。毫不理会那种种无可置辩的理由，仅仅因为消息一时没有证实，就一下变了态度，以为老老师说的话半文钱都不值。

老老师很不快活，而且有点丧气；就连他自己忽然也怀疑起那个消息来了。但也正因为这样，他避免了和熟人打招呼。这不是件简单事体，因为近几天来，有些人的招呼似乎都带一点讪笑。特别是那个停学不久的高中生表现得突出。但他最担心的还是那大批老实诚恳的人们，因为招呼之后，他们总爱那么固执的向他发问：那消息，报上登出来没有？会不会是谣言？这真使他不好回答，也很不好受，因为所有油盐柴米等等的价钱，还在不断地往上涨啦！……

当老老师到家的时候，他那哑巴孙子，正动手在关铺面。老老师的儿子媳妇都早死了，就只留下两个孙子。而根据每个人都该自食其力这个简单信念，他煞费苦心，把这残废人训练成一个能写能算，全场第一个用机器缝衣的模范裁缝 或如旁人说的，“卫生裁缝”。

往常回家，老老师总要同哑巴比比手势，以表示慈爱的，但他这天笔直就进去了。这因为他不快活，同时，也因为昨天哑巴曾经指手画足，又扮鬼脸地抱怨过他：表示老老师炮放错

了，以致那一两个惯爱在背后同祖父捣蛋的青年人，竟拿哑巴作了替身，狠狠开了一通玩笑！

在两个孙子当中，另一个比较理解祖父。在中心小学学校当教员，拘谨诚笃，写得一手好字。为了表示区别，一般人叫他少老师，祖父是老老师。而这少老师的学问品行，完全是老老师一手夹磨成的；只是禀赋上不及祖父聪敏，抱负也不及老老师远大。

老老师到家不久，这少老师也回来了。前者正摊在躺椅上纳闷。

“今天邮差又脱班了！”当孙子向他问好的时候，老老师自言自语地叹息说。

少老师不知如何回答的好，于是向他提到邻场几个学校，来信联络他们一致要求改善待遇的事。但是才一开头，老老师显见得振作了，终于坐起来切住孙子的话。

“你觉得会成功吗？”他问，非常之有兴致。

“目前，依我看，难。”孙子回答，蹙着显得苍白的瘦脸。

“好啦！”老老师快活地叫了，于是提了烘笼，轻快地站起来。“你想这个道理多么明白！”他接着说，“若果内战不停，哪个来关心你教育啦！他们忙打仗也都忙不过呢。可是，你们能够不张声吗？不能！当局又能够不理睬吗？也不能！因为若果是不理睬，大家还会闹来罢课！……”

“成都全市的小学，已经在罢课了！”少老师插入说。

“好啦！好啦！”老老师连声说，忽然记起前几天自己也看过这段新闻，“这里那里都在要求恢复战前的待遇，各方面又在直接反对，——这个仗还会打下去吗？”

“我看，打是无论如何打不下去的。”少老师审慎地说。

“可是，有些人倒还笑我说错了呢！……”

非难地一笑，老老师踌躇满志地退回躺椅上去。

毫无疑问，孙子的体贴懂事，已经把他的闷气扫荡尽了。于是，坐下之后，他更从容不迫，把所有足以证明内战之会停止的种种论据罗列出来，融会在一种金石可开的信心里面。

然而，末了，当孙媳妇点了灯来的时候，老老师忽又出乎意外地叹了口气。

“怎么十三号的报上都没有登出来。”叹息之后，他丧气地喃喃说。

于是摊下身子，不再响了。

少老师也没有再张声。虽然没有听清楚祖父这后一句话，但他自以为理解他的情绪的变动。祖父重又想起一些人的责难来了：那消息是谣言，他们冤冤枉枉放了串炮！

少老师很想劝劝他的，准备向他指出，即或炮放错了，他的动机却是好的。而且，恰恰表明了老百姓的愿望，意义也就不小。但是话到口边，又咽住了。因为他近来觉得祖父有点失常，生性又极认真，这样做也许反而会惹恼他，以为孙子也在怀疑他了，在故意替他圆梦。

其实，自从去年做过七十岁的大生以后，老老师的精神，便不大济事了。虽然背依旧那么直，生活作事一样的有条理，一样热心于种种新的科学知识。而且，忽然学习起拉丁字拼音来了。但他变来喜欢说重复话，又象孩子一样易喜易怒，有时还十分小气。

老老师完全是自学成功的。年轻时候在开碗铺，到了三

十一岁，忽然把碗铺顶给人，到成都补习数学去了。回家以后就把教育当成了他的终身事业。他的想法非常简单：知识愈丰富，生活得愈象样。他一向注重实际学问，而且注重普及。因此，他是全县第一个学会注音字母的人，而一经学会，他就广为宣传。甚至写春联也用注音字母，以示提倡。

老老师是所谓“筋骨人”，又小又瘦，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猪腰形金边眼镜。胡子已经花白，但是他的嘴唇还象孩童的一样鲜嫩。这张红润天真的嘴，是从来不说谎的，本人也常以此自许；然而，由于那个显然并不可靠的传闻，他生平第一次被人看成说谎者了。虽然这个并不是使他苦恼的根本原因。

老老师摊在躺椅上不响了好半天。直到孙子改好课卷，提示他说，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这才漫应一声，没精打采地退进卧室里去。已经是八点多钟，比他规定的上床时间延迟了两三刻。次晨起床，他也错了时间；不过不是延迟，而是提前。但他例外地没有去逛田坝。他是常常劝人逛田坝的，说是空气远比补药重要。

因为祖父连生活秩序也失常了，神色也不好看，吃过早饭，少老师问他是否有病。

“你真想得个怪！”沉默一会，老老师非笑地回答说，“大约是听了内里的话，说棺材在响，有点不放心吧？我给你说，我吃也吃得，睡也睡得，——我还早呢！”

“我倒不是听内人的话，”少老师开始解释。

“你听！”老老师抢着又说，已经逐渐有元气了，“棺木已经做好一年，现在冬天，木质干过性了，自然是会响啦！这有甚

么奇怪？读书明理，说不通的事，我们不能轻信。比如说，我为甚么相信内战停止了？简而言之，老百姓不要内战！你在这街上找得出一个欢迎它的人么？”

“当然！单看那天放炮的情形，就晓得了。”少老师说。

他讲的是真实情形，因为那天几乎每家人都放了炮。但才说了半句，他吃惊了，忽然觉得这会刺伤祖父，以致那后半句话变得来含含糊糊；但也更加失措起来。因为老老师浮出强笑，就那么茫然若失地望定他；于是为了补救，少老师赶紧又扯了个笨谎，说是时间已晚，他要赶忙上课去了。

当少老师告辞的时候，老老师例外地没有理他。也没有改变他那惶惑疑虑的神气。因为老老师忽然觉得，就连他一手调教出来的孙子，现在竟也开始背叛他了，不相信内战打不下去。

老老师就那么呆坐下去，直到半晌午了，这才叹息一声，走向案头去翻阅报纸。

他订了一份日报，一份夜报，每月一册，装订得很整齐。他开始择要地浏览下去，检阅着从八月十二直到最近的日刊。一面看，一面又摇头叹气，喃喃自语；有时出神地想想，或者搬着指头计算日子。而当他重读了一两封收复区的通信的时候，他又叹口气把所有的报纸朝前一推，于是苦笑着摇摇头，倒在藤圈椅的靠背上了。

他感觉到那些描写的重压，看不出的一线光亮；但他忽又撑起身来，直立在书桌边。

“可是，单凭这些，这个内战也该停啦！”他感奋地说，手指尖敲着报纸。

于是他又继续翻检下去。情形自然愈加痛心，同时，他的信心却也愈加坚定。

“你愿不愿意这个仗打下去哇？”他猝然发问，当他一眼瞥见孙儿媳妇的时候。

那是少老师娘子，走来提烘笼添火的；她苦着脸摇一摇头，随即又叹口气。

“哪个愿意这个背时仗打下去啊！”她发愁地接着说，“棉花涨到一千几一斤了！”

“你看！提到内战，就连妇人女子都反对啦！……”

昂头挺胸，老老师欣喜地叫出来；而在意想当中，他眼前正站着那些非难他的人们。

于是，他高高兴兴把烘笼递给孙儿媳妇。等到添好了火，就提着上街去。虽然已经在烧晌午火了，很快就会吃午饭的。他一连走了好几处人家，而他再再向人证明：甚至连妇人女子都在咒骂，这个仗能够打下去吗？那是无论如何也打不下去的！

他所走的几处，多半是些小商人和贫苦住户。所以，当他们想起那个消息是那么苦恼了他，而且引来种种有欠忠厚的打趣的时候，立刻对他充满了同情。而一等他搬出那个新的铁证，一个个更立刻变得很激动了。因为他们也同样苦恼着这个切肤的问题：棉花暴涨到一千几了！……

只有最后一处访问未免扫兴。因为正当同主人谈得投机的时候，那纸店老板的儿子，一个十一二岁的高年级小学生，提起书包，放午学回来了。

在向父亲讨过零钱以后，那顽童并不走开，反而望定老老